

八編經世類纂(八)

子部
類纂

PDG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

夷類 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度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 禹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路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

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

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

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

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

地而勤遠略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

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

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具又有以

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

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
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屈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

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

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之

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藩爲稱後世通謂

夷狄爲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賸姓爲藩臣其後

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

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
置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
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
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
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
專邊圉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為姻婭相
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為夷矣一旦無
故分辦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
患必須以漸而為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
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夷類

主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與而孔頴
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
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
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闢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
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
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夷類

四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自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
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韃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

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

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
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鑒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

於越入吳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夷類

五

李含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

井之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井貉燕人來至泉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井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爾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富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爲乎

李賢白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夷類

六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臣按漢自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疆獵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非地西河太原焉朔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柳實馬翽於平陽以非諸縣募取成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

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八編類纂

卷三

夷類

十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

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

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

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

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母謂彼既久處中國必

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

王劉琨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

歟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興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

黨詣鄴告之淵自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

廩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

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

并淵爲其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琨等上

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

晉皇帝

八編類纂

卷三

夷類

人

中國害不過侯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

境中自相維長流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

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

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

年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言

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

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省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

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

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安國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夏州都督竇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爲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敵。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宐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夷類

九

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

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盡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劄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

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者。至乃有爲虜向导者。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卽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實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主撥於遼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夷類

十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之。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盡爲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贊門服。改色。綱諸集。楚夏。窺圖。史成

勝熱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寇帶之名而狼子孤思思必在後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國謂穹廬賢於城郭也綱美於章叔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遇劫邊人繒綵麋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者如阿史那社公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兵類

主

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按文臣周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盡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諸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慎德懷遠之道

經典云十有二牧養民曰食哉惟時秦無之遠能而之通惇厚德允信元之仁厚而難任人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嘉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魯頌曰翩彼飛鴉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桑實也

好音覺候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元也龜尺二寸象齒

大賂遺南金也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

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

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

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

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

順矣

八編類纂

卷重王夷類

十一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

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

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

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

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

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讓不貢告以文辭不王於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士戎之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危頓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悖言其立性悖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典萬里之師所費不知

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八編類纂

卷吉王夷類

十四

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

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

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諱言審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

而開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

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損相之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詭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不垂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譬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難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
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
使之衙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
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韃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所作經義稍通者得
聯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
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
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表題

五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
行令卽周禮行人人之職譯官卽王制所謂寄譯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表題

五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今鴻
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卽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人貢者始至
之州給謀覆其人數謂之邊謀蕃州都督刺史視品
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
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
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
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昔重

買初使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啓其輕蔑之心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不設下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大節然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况入而獸心之虜哉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夷類

七

臣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敵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爲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庶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宜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直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公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帝至則問歲聽一入貢餘令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者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買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餘宅之利所得云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原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東平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夷類

八

征討綏和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萃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蓋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宜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

戎車兵既飭也四牡騤騤強載是常服戎車之常服獫狁

孔也也熾盛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其第四章曰獫狁匪茹也整居焦地獲名地名及

方刑至于涇陽言其深織織文鳥章鳥章白旆旆旌

央鮮明元戎戎十乘以先啓也行道也發發程

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

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旌旄鮮明兵甲犀利

無一事之不盡善此所以爲王者之師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車之輕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四牡

既佻壯健既佻且閑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北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于彼

新田二歲日于此蒨蒨畝方叔游臨也止其車三千

師也也于行之試建方叔率總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

翼順序路車戎有與赤算第爲車設魚服鈎膺馬有

其卒章曰蠢動而無也爾蠻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

大老克壯其也方叔率止執訊訊獲獲醒戎車嘽嘽衆

朱熹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非狄之寇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武夫滔滔順流匪安

匪遊淮夷來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陳也

其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

卽位北伐獫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名虎焉召公既自疾

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王叛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上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也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趙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八軍備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斤

人編類集卷五十五 夷類 主

振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
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次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反堅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其書克國以為一馬自佐負三

十日食為米二斛四十夜入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度計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零首

為呼它種切故臣愚策欲指罕開間昧之過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
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為驛督將軍辛武賢為破虜將軍嘉
用其策以書敕讓元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戰陜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裂疾寒寧有計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開將軍其引兵並進克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開以解其謀臣故遣開
蒙驪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
為罕罕羗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

人編類集卷五十五 夷類 主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
帝欲先起罕開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
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
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開之
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克國合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矣
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叩便客諫之克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免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是安邪吾固以疾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依事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計也
趙京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其後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史類

主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居人逐水貴貨易土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積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款塞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勞與於兵未可以武服也也願與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也願可以計久遠

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爲子婿或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塗敵撲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庶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史類

主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王之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與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悉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侵我也而與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書

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遁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設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路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益驕加僭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於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故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浸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棄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遠。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隄備寒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特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賁賂。割剝百姓。以奉冠雉。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說。不圖萬世之利。而媿快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人編類纂

卷重主

主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後效果何如也。

魏母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胡寅曰。以維州歸吐蕃。稟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効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祐以大義謀國事也。

人編類纂

卷重主

主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借羈。胡氏是德祐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爲之處置焉。夫德祐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卽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相。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足遑籌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爲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卽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虐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祐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度。

修攘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夷類

十九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遁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罽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款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駢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夷類

二十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帶遣之諸酋及酋長奏請以回紇以甫突厥以吐開一道謂之冬天可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非荒忽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百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諸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

八編類纂

卷三

吐蕃之止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使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既無軍法下藩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真有見也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入編類纂

卷三

三

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璽書俾起自遼東歷

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

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其三日再議屯兵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